

(小小说)

我喜鹊 乌鸦

◇文/杜华

我在西拉沐沦峡谷里开的旅游点,这两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生意惨淡。赚不到钱就赔本,搁谁谁不急。但心急喝不了热粥,摊子铺上了就得耗着。好在峡谷景色宜人,空气清新,倒也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闲来无事看看青山,趟趟河水,闻闻花香,听听鸟语,也算是打发时光的不错方式。可是自从那些喜鹊和乌鸦闯入院内,这鸟语就变了旋律。

最先入住的是一对喜鹊,它们在房子东约40米处的一棵大榆树上搭建鸟巢,夫妇俩每天忙忙碌碌,偶尔叫上几声,我非但不烦,反倒觉得增添了些喜气。

但好景不长氛围就变了。喜鹊夫妇刚建好鹊巢,还没来得及享受劳动和爱情的成果,就闯来了两只乌鸦。

乌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鸠占鹊巢”。面对两个不劳而获的家伙,喜鹊夫妇当然不肯拱手相让,于是,“战争”爆发。喜鹊“喳喳”,乌鸦“嘎嘎”,如狼嚎犬吠,噪乱之极。它们从空中打到树上,又从树上打到空中,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喜鹊夫妇终因体力不支败下阵来,一只喜鹊还被乌鸦啄伤,它右翅膀的两片羽翎从羽翼中斜落下来,丢盔卸甲的样子,很是狼狈,打不过只能落荒而逃。乌鸦追了一阵后返回,站在鹊巢顶的树枝上不停地欢叫着,庆祝胜利。

本以为冲突到此结束,谁知道“好戏”才刚刚开始。

第二天一早,我还没起床,外面喜鹊、乌鸦的叫声又响成一团。我急忙穿衣出去观看,只见十几只喜鹊正围攻那两只乌鸦。原来,喜鹊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搬来了援兵。喜鹊采用车轮战术,四只喜鹊攻击,其余的站在树枝上“呐喊”助威,打一会儿,再换上另一拨。两只乌鸦不愿失去好不容易得来的成果,就狂叫着奋力抵抗,整个场面实在是太乱了、太吵了、太烦了。

我试图把它们驱赶出去,就大吼着把一个圆纸壳片抛向空中,它们发现不明飞行物后,有些害怕,飞到稍远的树上继续打。我跟过去,它们又飞回来。几个回合后,它们发现这个纸壳片没什么危险,就不再理会我了。

战斗的结果自然是以乌鸦失败而告终。这次轮到喜鹊们欢呼雀跃了,它们在树间飞舞,“喳喳”声响成一片是宣告胜利,也是向我示威。

本来,它们的打斗和我没什么关系,只因太吵了,影响了我的生活,我才被迫驱赶它们。万万没想到,我的举动还是卷进了它们的冲突之中。

第二天一早,我去树荫下开车,发现车上落了很多鸟屎,当时没怎么在意,觉得车停的地方不对,这树也许是鸟儿们栖身过夜的地方。第二天,我把车停在了另一片树荫下,早上却发现,车上的鸟屎比头一天还多,而那受伤的喜鹊也“喳喳”叫着在我头顶盘旋,那意思像是告诉我,这地方是我经过激烈、残酷的战斗打下来的,我的地盘你不能占。这下,我明白了:这是它在报复和驱赶。我没有气愤,而是笑了,是我低估了它们的智商。

乌鸦虽然失败,但并不甘心,两只乌鸦时不时飞来干扰一下,偶尔和喜鹊们发生一些冲突,但多数是转几圈、叫几声就走。由于乌鸦的骚扰,喜鹊也不敢在鸟巢里繁殖后代,这样,鸟巢就空了下来。

我不再理会喜鹊、乌鸦的吵闹,它们也无视我的存在。但有一种东西还是把我们纠缠在了一起——那就是食物。

那天,旅游点几杀羊,杀完后,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我就倒在筑鸟巢的那棵树下,忙完后,我拿上铁锹去掩埋,到了跟前一看,全没了。几十只喜鹊、乌鸦在树上飞起飞落,又叫又跳,意犹未尽,看样子是没怎么吃饱。

我的心情突然好起来,有这些喜鹊、乌鸦帮我清理垃圾,是好事呀,一是节省我的时间,二是净化了环境,三是减少了对土地的污染,四是满足了这些家伙的胃口,一举多得,这无疑处理垃圾的最好方法。

从那以后,我把剩菜、剩饭、剩鱼、剩肉等生活垃圾全部倒在此处,它们照单全收。时间一长,它们竟能认出我来。只要我提着垃圾桶朝那个方向走去,它们就在树上“列队”欢叫,尽管这种欢迎仪式很是滑稽。

建立了互信,我不再烦它们的叫声,它们也把我当成朋友,我再往树荫下停车,它们就不往车上拉屎了。而且,每次我开车出去,都有几只喜鹊飞来“护航”,回来时,它们也会飞来迎接……

看来,喜鹊、乌鸦也通人性,只要我们不伤害它们,还是能和平共处的。



徐昱 摄

木耳总是问我快回家的天数,他不懂得时间长短的概念。有时候,他一个又一个掰着手指头算着天数,数着数着就哭了,他感觉等待的时间是那么长。

那天我又准备远行,可木耳总舍不得我走,草木皆兵的感觉。看着我收拾行李,他就有些不安起来,心不在焉地玩着小汽车,然后想获得肯定答案地对别人说:“我妈妈今晚不走!”又忐忑地看着我说:“是不是,妈妈?”他有千万个不放心,我都不知道怎样回答他。

第二天我带着他去楼下取车票,送票的人刚离开,木耳对我说:“妈妈,这是车票吗?”我慌忙说:“不是。”他露出了干净的笑容,然后开心地对我说:“妈妈,我都忘记刚才那个叔叔说再见啦!”看着孩子信以为真的样子,莫名地心疼。于是,叫住前面蹦蹦跳跳的木耳问:“妈妈买雪糕给你吃,好吗?”他拍手雀跃起来。我们坐

在阴凉通风的台阶上,木耳开始大口大口地吃雪糕,可我怎么也吃不下手中拿着的那一块雪糕了。不忍瞒他,小心地问:“木耳,妈妈还是要走的,妈妈要换工作搬家啊。”还没等我说完,孩子就仰着脸肆无忌惮地嚎啕大哭起来。他哭着说:“我就知道你走,不是说好多待几天的吗?其实你搬家不重要!”他像大人一样说着道理。我愣愣地看着他泪流满面的脸,不知如何安慰才好。午后的太阳正烈,街上空无一人,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发怔,腾出一只手摸了摸木耳的大脑门儿,满满地沁着汗珠子。我们娘俩手里的雪糕,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伴着木耳抽抽搭搭的哭声,正一下又一下大颗大颗地滴下来,那地面变得湿答答的,刺心地眼露在白花花太阳下,扎得我眼睛开始生疼……

后来,有一次在和母亲通话中,她问我:“是不是那天木耳在楼下哭

锦带花,开在山顶上

◇文/高韵声

相约去山顶上看看林翁,他现在是先进个人。我们到了海拔1000多米的山顶,那个叫“瞭望塔”的地方。林翁不在,巡山去了。山顶上缺水,就想先找一找他吃了28年水的那口井。

原来有一条小路,下了几场雨,现在不见了。只剩下一条一尺多宽的冲刷沟,像一条黑黑的“腰带”,蜿蜒向下伸展,一直到看不见的远方。冲刷沟外,草木茂盛,间或点缀着不知名字的各种小花。

本来出了“瞭望塔”院子的角门,是林翁开辟的不大的菜地。向左急拐,顺着菜地的田埂走几十米,走到松林边,再向右拐,就是那条黑黑的“腰带”。

此处十分陡峭,突兀而下,只见树是直立的,地是倾斜的。往前是一片小空场,我想象着原来应该是一片草地,现在辟作农田了,但是也是久未耕种的模样,因为开始长草了。直走下去,就是高大的原始次生林了。只见高大的蒙古栎舒展着大大的叶子,遮天蔽日;黑桦树的树干裂开层

层纸皮,像要掉下来;五角枫钻在空隙里,像在藏三躲四;花曲柳像迷彩一样的身姿和大果榆夹在当中,布纹叶片像兴隆洼文化的蚌饰裙……

如此走走停停,大约走了一公里,水井到了。四四方方的盖子把井盖得严严实实,除了从里面伸出一根管子,根本看不见里面是什么样子。原来想看的井,看到的就是一个位置。

有人说:“看!山楂!”人们这才注意到,水井的周围,长着几棵繁茂的野山楂树。在密不透风的绿叶中挂着一簇一簇的白。四下环顾,才发现前后左右全是山楂林。走进来,马路上有点不辨方向、不知去处的滋味。山楂树都很粗大,形态各异,从底部开始长满虬枝。虬枝都有碗口粗,光光的没有叶子,上面全是白褐色的细小菱形浅裂。虬枝弯弯曲曲,左突右冲,盘旋交织,像是在努力挣脱无形的羁绊,为自己的命运奋争。

此地草木茂盛,无路可走。只在回头处,有几处大的树隙。下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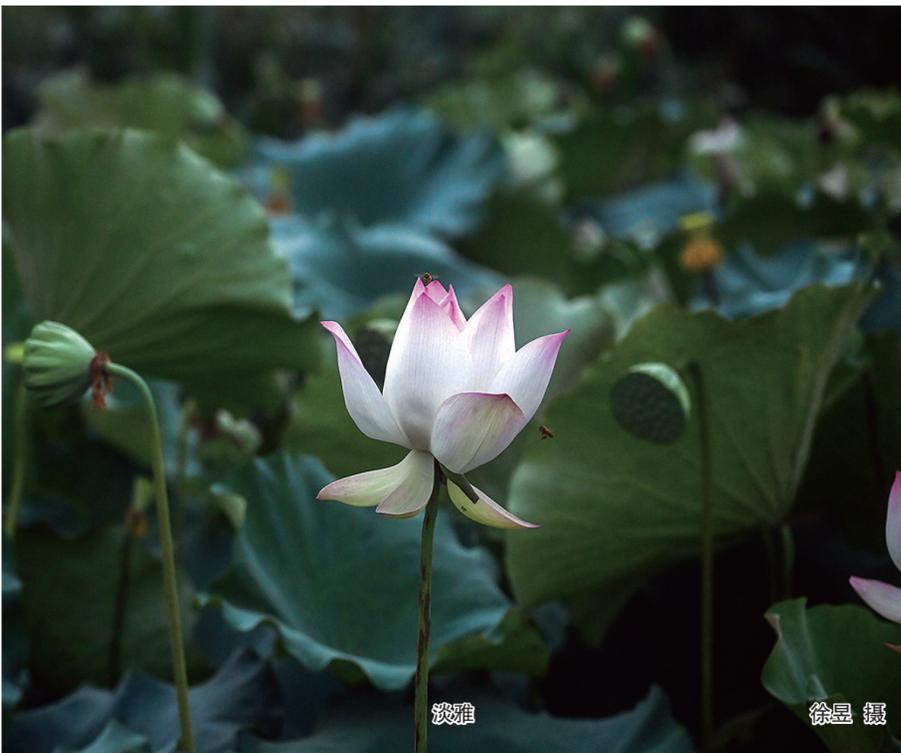
去,过一道沟,是一处坡,坡上又是一片松林。松树虽高大但稀疏,棵棵直指苍穹。自沟底起,一人多高的锦带,一丛又一丛,丛丛相接,一树一树,环环相抱。那粉红色的花朵连成花海,竞相开放。初看,像是晾在绳上的花衣服。再看,蜂蝶热热闹闹,欢欢喜喜……

走到近前,细细观看,那锦带花五瓣钟形,有四个不同。一是花多且密。大黑山的锦带花,一枝一枝一树,满树是花,没有空白,高低远近“绣成堆”。因多成盛景,因密动人心。二是花有次第。一树之上,有已开的,有盛开的,有欲开的,有未开的。三是花脸含笑。我见过公园里的王子锦带,它的花是红红的,充满富贵之气。但是那花开得都像倒挂金钟,花脸朝下,难见真容。它的花瓣是内卷的,有不尽的娇羞,是大家闺秀的做派。大黑山的锦带则不然,它们朵朵向上,像张张笑脸,让人感到亲切切切、大大方方。四是积极向

上。大黑山的锦带花,有钟别样的神韵,那就是让人看着“精神”。有朝气,有力量,有向往,很壮观的样子。它生在岩石缝上,生在沟沿边上,生在长满高树的林间。虽然生境艰难,但是依然花开如笑。它们生长的地方,从来都是逆境,都是被压缩的空间。然而它们依然茂盛生长,不仅仅是坚强的品格、坚定的信念,也是坚持的毅力和坚守的决心。大黑山的锦带花告诉人们,机会,角度,位置,成绩从来都是主动适应的结果。

我想到了林翁。他多么像大黑山山上的锦带花呀!这几年,他的事迹由于感人,不断地见诸报端。想啊,一个人默默无闻地坚守岗位,简单的工作日复一日,一做就是28年,艰苦的生活条件不说,山兽虫蛇的袭击也不说,光是那寂寞,有谁耐得住?

英雄来自平凡。一个平凡的人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平凡事,就是英雄。林翁坚守在山顶上,锦带花就开在山顶上!



淡雅

徐昱 摄

一棵白丁香

(外一首)

◇文/布日古德

奶奶为你许过愿了
额吉也是立夏之后
我也许过愿

乳牙掉了 上了小学
多年以前那么多次围着你 抱着你
摔泥泡儿的时候也曾为你跪过

那些年 那时候
压根儿没注意到你的白
也没觉得你香得那么苦涩 久远

长大以后
让我对你
有了这样和那样的幻想
我们终于擦出了火花

累了 白丁香啊
秋天的某一天
在你近前的时候
才感觉到
那些香气是我多年长成的一个梦

风一吹 散落的小花
雨滴里我见到了你——
老额吉满手羊奶的白

◇文/素心

你的分身一个接着一个
浓浓的甜蜜
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浸润着 缠绵着

我不是护花人
喊一朵花的名字就少了几分情意
花朵和信仰
各有各的高度
各有各的疏密
蜜蜂亲吻蕊蕊
蝉鸣抚慰星河
鸟语喊来人间过客
藏不住的赞美脱口而出
无需多言
亮相于仲春的陪嫁牡丹
早已卸下华丽
嫁入寻常百姓家

从山脚一路开到云巅
黎明街着星光
从固伦郡主的和亲使到遍地芳华
你总让自己蓄满水分
只待春风吹
就用浓烈的胭脂红
在女孩儿们的额间
点上花钿
她们不是公主
只做自己的王

五月把全部心事藏起来
我的心一紧再紧
一滴露珠在赶来的路上蓄满了阳光
谁会坐在香气扑鼻的回忆里
春把百花吐出来
唯有你,捧出丰盈的内心
献给炙热的大地

陪嫁牡丹

小满,花开的消息
不胫而走,用不了多久
小城市就名满塞外
正是布谷催春的好时节
富贵红霸气归来
只在春风中微微一笑
英雄美人的故事便随花事漾开

你从康熙的御花园里走出来
花儿一朵跟着另一朵
缤纷夺目 层层叠叠
塞外流水忘记了时间
你却一直记得
花开一季败一季
流年辗转 三个多世纪
你始终把万千怒放紧紧攥在手里

从京城到大漠

烟雨人间

◇文/董彩平

了?”我简单描述了当时的情形,于是母亲哽咽了,她说:“我隔着纱窗就听到了,听到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我在屋里也哭了……”母亲的字字句句,是一片又一片殷红碎掉的心,我生之人在为我的离去而痛哭流涕,楼上是我生之人在为我和我的孩子情不自禁,泪雨滂沱。

身不由己,还是要走的,工作做通了,木耳答应和姨姨们一同到楼下送我。这一次,木耳出奇地安静,他很听话地拉着二姨的手不出声。

大为为了哄他开心,买了他最爱吃的烤鸭。此时,木耳乖乖地像一只温顺的小猫。我忍不住走上前去抱他,这时候孩子再也控制不住了,他带着哭腔对我说:“我想你,妈妈!你别忘了,我再也不玩你手机了,也不要吃好东西了,我玩旧玩具,我不花钱,你也别出去挣钱了……”一连串地说了这么多,孩子一定平日里积蓄了很多想说的话。想到这儿,我竟无语凝噎,轻轻拍着他的肩膀,微笑着看他。他澄澈的眸子里,正无声无息地滑下两行清泪,而后,又

极其爷们儿地用手背抹掉了,并马上掩饰似的吃了一口肠,大口而夸张地嚼着……大姨动容地说:“孩子长大了。”

出发的时间到了,我上车,她们转身,我们约定谁也不许回头看谁。只是走了没几步,车窗外已是烟雨蒙蒙,人间多少事啊,枝枝蔓蔓袭上了心头。情难抑,我开始扯着喉咙大喊:“木耳,再——见——”孩子立刻稚嫩地回我:“妈妈,再——见——”没有守住承诺的是,这一次,我们都看见了彼此不舍的脸……

这些白丁香
弱小香气纯正
它像山上的一块石头
不声不响
一个枝条贴在我的后背上
像极了一只手

丁香园
谁来拆去这些铁栅栏
让丁香有黑土地上自然的白

